

「名近而誤」—— 從「五正理聚」談起

／高明道

對研究版本的人來說，一種常遇到的情形是傳統所謂的「形近而誤」（或作「形近而訛」等），也就是甲、乙二字因字形相似，在無常的歷史變遷中，版本上產生了混淆。對此，清儒王引之在其《經義述聞》卷三十一《形譌》曾說：「經典之字，往往形近而譌。仍之，則義不可通；改之，則怡然理順。」¹王氏顯然站在錯誤理應糾正的立場。未料，筆者前不久注意到華文釋典探討上發生了「名近而誤」的問題，而其所衍生的局面也確實符合「仍之，則義不可通」的描述，然而令人深切感慨的是：似無人有使之「怡然理順」的心。哀哉！

事情的來龍去脈如下：2010年9月21日（星期二）早上四點半，慧峰法師（Hui Feng）在名為 *Dharma Wheel*（《法輪》）的網路討論區提出問題，說他於某華文書（“in a Chinese work”）在介紹西藏所授、所修的龍樹中觀的地方（“referencing Nagarjuna's Madhyamaka as taught and practiced in Tibet”）讀到「五正理聚」那麼一個約含 “collection of five [texts on] correct principle” 義的佛學名相。這五部在後期印度中觀以及西藏各中觀學派被視為龍樹最基本、核心的著作（“considered to be Nagarjuna's fundamental texts to the Tibetan Madhyamaka schools, and the later Indian Madhyamaka too”）是：

Mūla-madhyamaka Kārikā - Root Verses on the Middle Way

Vigraha-vyāvartanī - Refutation of Objections

Yuktiṣaṣṭikā-kārikā - Sixty Verses According to Reason

*Bhāvasaṃkranti Śāstra - Continuation of Being

Sapta-sūnyatā Śāstra - Seventy Verses on Emptiness

慧峰法師認為各別典籍的藏文書名或許略有出入，但他想知道的是整個五部的藏語通稱為何，以便

能直接從藏文翻譯。這樣比起展轉透過華語較為理想（“I am just wondering what this phrase for the five of them together is in Tibetan, so that I can ideally translate the phrase from the Tibetan rather than second hand through the Chinese”）。²五典名稱中較突出的星號「*」，依學術習慣表示該詞語實屬擬構，亦即具體文獻上未曾見過，純然是推理的結果。第四部（*Bhāvasaṃkranti*）何以冠加星號，對這一特殊措施，法師半字不說明，令人感到遺憾。

當天討論區就有三位熱心回應。“ronnewmexico” 先用疑問的語氣確定法師講的不是“Pancakrama” 或 “Rim lnga”，然後表示自己對這些雖一無所知，但因無他人回應，使得他好奇反問。接著，他指出“Shūnyata-saptatikarika” 的藏文名為 “stong pa nyid bdun cu pa'i tshig le'ur byas pa”，祝福慧峰法師能收到真不錯的答案，最後還提供一個超連結³。那是上午“6:42 am” 的事。到了“9:13 am”，來自檳城的“some1” 也坦承對該課題與藏文文獻完全外行，不過從網路找到一份有幫助的資料——原來是《中觀思想講錄·第十二章 藏地學者的龍樹著作觀》——，並引述其中一段文字⁴：

中觀六正理論集」（dBu ma rigs pahi tshogs drug）——

（一）《七十空性論》（sTon pa nid bdun cu pa, Sunyata-saptati）；

（二）《根本慧論》（rTsa ba ses rab, Prajñamula）；

（三）《六十如理論》（Rigs pa drug cu pa, Yuktisastika）；

（四）《迴諍論》（rTsoḍ pa bzlog pa, Vighavyavartani）；

（五）《廣破論》（Shib mo rnam hthag, Vaidalyapra-karana）；

（六）《名言成就論》（Tha snad grub pa, Vyavaharasiddhi）。

是日下午名為“mudra” 君前後寄了兩則訊息。先說據他所記得聖龍樹有所謂 “Six Collections (of cor-

rect reasonings?)”，亦即慧峰法師列的五部加上 *Ratnavali*。書名雖略有出入，但確定就是那幾本。據某些資料，由於此六種文獻，聖龍樹 (“Arya Nagarjuna”) 上面就有六條 “naga”。西藏佛教若談到五部大論，平時都指彌勒傳給聖無著 (“Arya Asangha”) 的五種論典。再過十分鐘，“mudra” 檢索了網路資訊後，補充一份 Alex Berzin 的《龍樹傳》中⁵的 “the Six Collections of Reasoning (Rigs-tshogs drug)” 說，還有另一網頁所謂：“These treatises, known as the Collection of Reasonings, include the famous Fundamental Wisdom of the Middle Way, and its four limbs: Sixty Reasonings, Seventy Emptinesses, Finely Woven, and Refutation of Objections.”⁶ “mudra” 的結論是：此處少了 *Ratnavali*，恰剩五部。

第二天——9月22日(週三)——仍是一大早 (“4:45 am”)，慧峰法師開始回覆以上善心人士，對 “ronnewmexico” 說：不確定該通稱是否梵語中有，但儘管詞義不同，還是會去查 “pancakrama”。接著告知 “mudra” 他熟悉彌勒、無著五部論之說，但非常不認同，因為其中部分典籍，玄奘都沒聽過，所以必須是後期的著作。針對 Alex Berzin 的資料，慧峰法師很謝謝這位長老級的大師 (“old Master”)，並強調在他個人來看，Berzin 氏は位太不被重視的師長。至於 Berzin 氏翻 *Vigraha* 與自己的譯詞一模一樣，慧峰法師感到奇妙，但對 “Mahāyāna Refutation of Existence Treatise (大乘破有論 *Bhāvasamkranti Śāstra)” 變成 “Finely Woven”，只好表示不解，不過書名本來會有分歧的現象，所以會再查查看。⁷

網路討論區上的這番對話重要，因為(一)有影響，(二)有後續。影響的部分從想像不到的地方看出：2019年有位 Karma Samten 把西藏巴珠仁波切著、堪布索達吉譯的《大圓滿前行引導文·普賢上師言教》翻成印尼語。翻到「從此之後，尊者相續中如理如實地證悟了實相密意，並且龍樹菩薩所著的中觀理聚五論之詞句全部能夠朗朗流暢背誦」句⁸時，將「中觀理聚五論」譯作 “Lima Risalah Jalan Tengah”，並附上注腳羅列五論，內容跟慧峰法師所問的全同，尤其是把第四項 (*Bhāva-*

samkranti Śāstra) 理解成 “Kelanjutan Keberadaan”，與慧峰法師的 “Continuation of Being” 十分吻合。⁹此事不得不令人驚訝，因為堪布索達吉的譯本在這個地方原來也有注釋，說：「中觀理聚五論：古印度龍樹論師著的《中論》、《回諍論》、《七十空性論》、《六十正理論》、《細研磨論》。」¹⁰顯然跟印尼文的意思不符。

至於後續，要回到 *Dharma Wheel* 的網路討論區，時值 2013年6月24日(週一)深夜 “2:33 am”。仍然由慧峰法師提出有關聖龍樹論典的藏譯問題。他臚列五部 (最後一部除星號外現在更多出一問號)——

1. *The Madhyamaka Śāstra (Verses)* (中論(頌) *Prajñāmūla = *Madhyamaka Kārikā*).
2. *The Sixty Verses in Accord with Reason Treatise* (六十頌如理論 *Yuktiṣaṣṭikā-kārikā*).
3. *The Seventy Emptiness Treatise* (七十空性論 *Śūnyatā-saptati*).
4. *The Refutation of Dispute Treatise* (迴諍論 *Vigraha-vyāvartanī*).
5. *The Mahāyāna Refutation of Existence Treatise* (大乘破有論 **Mahāyāna Bhāvasamkranti Śāstra?*).

——，說現有的梵語名，他已經有了 (“I have the present Sanskrit names of these texts already”)，但是因為西藏人知道的梵語原名有時不同，他除了希望獲知這些典籍的藏文名外，也歡迎大家提供藏文資料中的梵語名 (“sometimes it appears that the name that the Tibetans had differs a little, so if you could provide the Sanskrit name that the Tibetans have, that would be great, too”)。慧峰法師特地說明他有 Cabezon 氏的 *A Dose of Emptiness*——「例如第 78 頁」 (“eg. pg. 78”) ¹¹——，不過還是要考察一下，而且所列的第五部，Cabezon 書根本不載。據慧峰法師，他被告知 (“I am told”) 所列的書總稱 “five collections on correct reasoning (Tib: rigs tshogs drug?, 五正理聚)”，但不確定此藏文名正確與否，也想知道梵語資料中有沒有對等的稱謂或相關出處。¹²直到夜半三更有位 Jnana 回覆，根據維也納大學的 *Resources for Kanjur & Tanjur Studies* 網站指出前四部的藏梵名稱，並補充第五部可能是「最起碼相傳為龍樹所造的」 (“at least

it's attributed to Nāgārjuna”) “srid pa ‘pho ba (bhavasamkrānti)”。Jnana 還提供針對五、六兩總數的分析等等，也認真進行進一步的探討。最後，第二天 “5:08 am”，慧峰法師肯定 Jnana 的五六說與 “Cabezon pg. 78” 一致，而且陳述自己剛剛想通了：他原來的 “*Bhāvasamkranti” 是錯誤的，Vaidalya 才對 (“I’ve just clicked that my original *Bhavasamkranti was incorrect, and it should be the Vaidalya”)。至於起初哪裡看到此說，因已是好一陣子前，就記不得了 (“Can't remember where I got the *Bhavasamkranti reading from in the first place, it was a while ago”)。¹³

那麼，慧峰法師想不起來，沒關係，筆者認為在此可以幫法師一個小忙，因為 2017 年法師出了本書，是印順導師《空之探究》第一、第二兩章的英譯本¹⁴，而中文原書第《四章 龍樹——中道緣起與假名空性之統一·一 龍樹與龍樹論》中就載有這樣的一段介紹：「龍樹的論著，可分為三類：一、西藏傳譯有《中論》（頌），《六十頌如理論》，《七十空性論》，《迴諍論》，《大乘破有論》，稱為五正理聚。漢譯與之相當的，1.《中論》頌釋，有鳩摩羅什所譯的青目釋《中論》；唐波羅頗迦羅蜜多羅（Prabhākaramitra）所譯，分別明（清辨 Bhāvaviveka）所造的《般若燈論》；趙宋惟淨所譯的，安慧（Sthiramati）所造的《大乘中觀釋論》——三部。2.後魏毘目智仙（Vimokṣaprajñāṛṣi）與瞿曇（般若）流支（Gautamaprajñārucci）共譯的《迴諍論》。3.宋施護（Dānapāla）所譯的《六十頌如理論》；及 4.《大乘破有論》。5.《七十空性論》，法尊於民國三十三年（？），在四川漢藏教理院譯出。這五部，都是抉擇甚深義的。……」¹⁵依筆者初步的理解，這樣的「五正理聚」說沒有其他的出處，所以大膽推斷慧峰法師分別於 2010、2013 兩年提出的問題原本建立在《空之探究》的基礎上。

博學多聞的印順長老何以以此處發生問題？慧峰法師最後認定的 “Vaidalya” 是指 “some1” 於 2010 年、Jnana 於 2013 年提的 Vaidalyaprakaraṇa 或 vaidalya-nāma-prakaraṇa。¹⁶法師當時並未直接回應 “some1”，不過這位住在馬來西亞的朋友引述自萬金川著《中觀思想

講錄》¹⁷的資料，幫助應該可以很大，因為也附上中文譯名《廣破論》。《廣破論》即是堪布索達吉所提的《細研磨論》¹⁸，且名稱上一看，就知道跟《破有論》僅有一字之差。於是筆者推斷典籍的混淆或許正因為「名近而誤」所致。《空之探究》是印順導師 1984 年的著作。三年後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問世時，「五正理聚」中《廣破經》取代了《大乘破有論》¹⁹，非但糾正了《空之探究》，且更推翻最早（1947 年）、參考資料極端缺乏情勢下撰寫的《中觀今論》上曾提過《大乘二十論》為「五正理聚」之一的說法²⁰。《中觀今論》所謂《大乘二十論》——歷代藏經原題為《大乘二十頌論》²¹——也曾與《破有論》相提並論，見《中觀今論·第二章 龍樹及其論典·第一節 龍樹論略說》：「施護所譯的龍樹論，非早期的中觀學者所知，而且有『唯識』的傾向。如《大乘二十論》的末二頌說：『此一切唯心，安立幻化相。……若滅於心輪，即滅一切法。』《六十如理論》三十四頌說：『宣說大種等，皆是識所攝。』又施護譯的《大乘破有論》說：『由此心為因，即有身生。』」²²

綜觀以上資料，得知印順導師前後三種「五正理聚」說當中，只有最後一種（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）較為正確。²³然而此一事實普遍不為正視，導致國內較傳統的佛教教育上頗為奇特的混亂局面。舉例來說，惠謙法師創辦的妙覺佛教空中大學（Mystic Enlightenment University），進階的核心課程中開設寬謙法師傳授的「印度佛教思想史」，而寬謙法師編輯的講義在「西元七、八世紀，佛法傳入西藏；在藏文的譯本中，有眾多的龍樹作品。主要的是『五正理聚』：（抉擇甚深空義，而略於世俗的安立）」下列出一表簡要說明。其中“1”至“4”諸項分別是《根本中論頌》、《六十頌如理論》、《七十空性論》與《迴諍論》，而最後一項的「論名」是「《廣破經》（《大乘破有論》）」。「漢譯與之相當的」一欄則注明：「趙宋施護譯，有唯識傾向。後二部是破斥印度的正理派的〔sic〕」²⁴顯然企圖對不一致的資料加以融合。然而可惜，其結果變得更加不合宜。還有福嚴佛學院九十一學年度（2002 年 10 月～2003 年 3 月）的《〈中觀今論〉講

義》。由厚觀院長指導、第四組釋振行編²⁵的《第四章〈中道之方法論〉》中寫到：「正理是真理，在印度早成為論理學的專名，而龍樹的《中論》等五部論典，即被稱為『五正理聚』，這可見《中論》等即是以論理方法探究真理之學。」「五正理聚」後附一腳注，前後引述三筆有關「五正理聚」的資料——「印順法師《中觀今論》p.16」、「印順法師《空之探究》p.205」、「印順法師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123 ~ p.124」——，質言之，《大乘二十論》、《大乘破有論》、《廣破經》三種說法平行出現²⁶，卻沒有任何討論、說明。類似的狀況也見於釋厚觀“2006.3.1”在福嚴推廣教育班第 11 期（《中觀今論》）的《第二章 樹龍及其論典·第一節 樹龍樹論略說（p.13~p.17）》談到「龍樹深觀的論典（p.15~p.17）」，列出《中論》、《十二門論》、《七十空性論》、《迴諍論》與《六十頌如理論》，並在附錄（1）補充「五正理聚」，前後提「《中觀今論》p.16」及「《空之探究》p.205」²⁷，形成新說。據此，有出入的論典不是《十二門論》，就是《大乘二十論》或《大乘破有論》。在「龍樹深觀的論典」處，厚觀法師附一注，說：「參見印順導師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122~p.126；萬金川《中觀思想講錄》p.48~ p.50。」²⁸這就很奇妙，因為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說《廣破經》，萬氏著標《廣破論》，找不到《十二門論》的影子。怎麼會有這樣的出入。筆者認為還是「名近而誤」的問題，因為《中觀今論》本來講的是《大乘二十論》！

當然，這種性質的作品並非篇篇如此多元，就像釋大雲於“2008/7/21”「敬編」的《〈中觀論頌講記〉·〈懸論〉（p.1~p.46）》提到龍樹的「作品很多，可分為二大類」，注中則引《空之探究》「龍樹的論著，可分為三類」等等，單提《大乘破有論》為「五正理聚」之一的說法。²⁹從「2009.8.20，北佛青」的《〈空之探究〉簡介》來判斷，這後來似乎也是釋厚觀的見解³⁰，然而再過四年，就有些變化。法師在福嚴推廣教育班第 26 期（《中觀今論》）於“2013. 10. 19”講《第二章 龍樹及其論典·第一節 龍樹論略說（pp.13-17）》，述及「五正理聚」時，正文自是《大乘

破有論》，不過注裡除了「(1)」引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p.123-124」外——所以另有《廣破經》出現——，還有「(2)」，援引「萬金川《中觀思想講錄》，p.49」，更多出《廣破論》。稍後，“2013.11.23”法師在福嚴推廣教育班同一期（《中觀今論》）的《第四章 中道之方法論·第二節 因明與中觀（pp.43-52）》談到「五正理聚」，在第 9 注跟釋振行一樣羅列導師三段引文後，便多出重要的按語：「在印順法師的三本著作中所提的『五正理聚』，有四部是相同的，即《中論》、《迴諍論》、《七十空性論》、《六十頌如理論》；不同的有《大乘二十〔頌〕論》、《大乘破有論》、《廣破經》，前二部都是宋施護所譯，最後的《廣破經》沒有漢譯本，該經在萬金川撰寫的《中觀思想講錄》，〈中觀學知見書目舉隅〉（嘉義：香光書鄉，1998年，pp.272-273）中曾提到，本書的『經』與『論』二者都但存藏譯而已。」³¹換句話說，好不容易揭露導師作品裡有呈現不同認知，卻仍然未表示到底如何看待此事，或哪一說法較可靠，哪一論點值得保留。³²儘管如此，還是可以肯定在某程度上有了突破，只是不可諱言，其影響似乎不大。看「印順導師思想 2018 巡迴講座暨座談會」³³圓波法師的《〈空之探究〉第四章第一節~第四節》，依舊主張西藏佛教的「五正理聚」包括《大乘破有論》。³⁴筆者或許是因為深受樸學考證的薰陶，或許是因為由衷讚歎、肯定印順導師實事求是的學術精神，多麼希望有一天有關「五正理聚」的這個小疙瘩也能夠「怡然理順」。

1. 見《經義述聞：三十一 -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》（<<https://ctext.org/wiki.pl?if=gb&chapter=643274>>, 24.6.2020）。

2. 參 *Name for Collection of Nagarjuna's Five Main Treatises?*（<<https://dharmawheel.net/viewtopic.php?t=2219>>, 24.6.2020）。

3. 該網頁如今已找不到。英語“hyperlink”的仿譯詞（或「借譯詞」）「超連結」是中文語彙中較新的成員，所以到底要搭配那一量詞，似尚未固定。極少數用「款」或「則」，多些用「條」，更常見有「筆」，不過使用最普遍的還是通俗的「個」。

- 4· 即 <<http://www.gaya.org.tw/publisher/fachu/madhyamaka/chapter12.htm>>。
- 5· 見 <<https://studybuddhism.com/en/tibetan-buddhism/spiritual-teachers/nagarjuna/the-life-of-nagarjuna>>。
- 6· 該網頁也無常了，不過引文的來源容易考察，因為竟然在三本書中文字完全相同的段落裡出現，即作者都掛著 Kelsang Gyatso 這位極具爭議性的西藏人之名的 *Ocean of Nectar: Wisdom and Compassion in Mahayana Buddhism* (London: Tharpa Publications, 1995) 第 150 頁、*Essence of Vajrayana: The Highest Yoga Tantra Practice of Heruka Body Mandala* (London: Tharpa Publications, 1997) 第 11 頁與 *The New Heart of Wisdom: Profound Teachings from Buddha's Heart* (London: Tharpa Publications, substantially revised and published fifth edition 2012)。在一般無論是學術性或文學性的文字工作者來看，編者的這種手段稱為「自我剽竊」。更令人難以認同的是，這些為某組織廣為傳抄、投胎到網路的文字，居然也出現在近代的博士論文，參 S. Henry Kishore 於 2011 年在南印度 Tamil Nadu 邦 Karaikudi 城 Alagappa 大學所提的 *In Search of Derrida's Intellectual Forefather: Reading Derridean Deconstruction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Nagarjuna's Philosophy* 第 30 頁及 Nguyen Minh Phuong 於 2014 年在北印度 Uttar Pradesh 邦 Allahabad 大學所提的 *A Critical Study of Nāgārjuna's Contributions to Buddhist Philosoph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urhillekha* 第 43 頁。前者在此未注明任何出處，後者在“four limbs”後以尾注方式表明“D. Seyfort Rugg, *The Literature of the Madhyamaka School of Philosophy in India, History of Indian Literature*, vol. VII. Wiesbaden: Harrassowitz, 1981”，但實際上檢索該書，找不到任何“four limbs”。
- 7· “ronnewmexico” 等人的討論，均參上引 *Name for Collection of Nagarjuna's Five Main Treatises?*。
- 8· 見巴珠仁波切著、堪布索達吉譯《大圓滿前行引導文·普賢上師言教》(《慧光集六》)(http://larong-chuling.org/upload_images/PDF/06.pdf, 25.6.202 s) 第 303 頁。
- 9· 見 Patrul Rinpoche 著、Karma Samten 譯 *Wejangan Guruku – Pendahuluan Maha Ati* (Jakarta: Heru Widjaja MSc, 2019) 第 277 頁。
- 10· 見堪布索達吉上引書，第 332 頁。
- 11· José Ignacio Cabezón 著 *A Dose of Emptiness: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sTong Thun Chen Mo of mKhas Grub dGe Legs Dpal Bzang* (Delhi: Sri Satguru Publications, 1993) 該出處談的是龍樹所作六部“logical compendia (rigs tshogs kyi gzhung)”。
- 12· 參見 *Nāgārjuna's treatises in Tibetan* (<<https://dharmawheel.net/viewtopic.php?t=13192>>, 24.6.2020)。
- 13· 同上。
- 14· 即 Venerable Yinshun 著、Shi Huifeng 譯 *An Investigation into Emptiness. Parts One & Two* (Towaco, NJ: Noble Path Buddhist Education Fellowship, 2017)。
- 15· 見(CBETA 2020.Q1, Y38, no. 36, p. 205a5-12)。
- 16· 分別見上引 *Name for Collection of Nagarjuna's Five Main Treatises?*、*Nāgārjuna's treatises in Tibetan*。
- 17· 見萬金川著《中觀思想講錄》(嘉義市，財團法人安慧學苑文教基金會附設香光書鄉出版社，1998) 第 199-200 頁。
- 18· 參同上，第 216 頁。
- 19· 參(CBETA 2020.Q1, Y34, no. 32, pp. 123a12-124a1)。Marcus Bingenheimer 著 *Der Monchsgelehrte Yinshun (*1906) und seine Bedeutung für den Chinesisch-Taiwanischen Buddhismus im 20. Jahrhundert* (Heidelberg: edition forum, 2004) 第 240 頁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該章節的譯文，此處「廣破經」後補充“Vaidalyasūtra”。
- 20· 參(CBETA 2020.Q1, Y09, no. 9, p. 16a3-5)。作品年代以印順導師《平凡的一生·二六 寫作的回憶》為準。
- 21· 如《大正藏》第三十冊《中觀部》編號 1576 者。
- 22· 見(CBETA 2020.Q1, Y09, no. 9, pp. 16a11-17a2)。
- 23· 其美中不足之處在於以「廣破經」代替「廣破論」。針對此名稱問題，或可初步參考《龍樹六

- 論編輯說明》：「《精研論》的題目，在法尊法師初譯時和菩提學會的印本中都被寫成《精研經釋》，在近、現代其他一些佛教學者的論著中，則多被寫成《廣破經論》或《廣破論》。但我們此次編輯本書時，認為這種提法容易被人誤解為龍樹菩薩先造了《精研經》（或《廣破經》）然後再對它進行解釋。眾所周知，佛經只有佛陀才可以宣講，其他諸大菩薩只能造論，而決不能造經，不是佛陀所宣講的經，只能是偽經，考藏文大藏經目錄可知，本論在藏文中有二，一曰《精研論》（或《廣破論》），即是我們印的《精研論》中黑體的部分；二曰《精研論釋》（或《廣破論釋》），即是我們此次印的《精研論》的全部。在此情況下，在請教了任傑先生之後，我們依照《現代佛學》中《龍樹菩薩的六部論》一文的講法，將此論的題目定為《精研論》。」見《龍樹菩薩的六部論-佛教導航》（<<http://www.fjdh.cn/wumin/2009/04/15395857280.html>>, 20.7.2020）。據《龍樹六論附錄（五）》，淨土宗,淨土指歸-五明頻道-學佛網》（<<http://wuming.xuefo.net/nr/18/182305.html>>,18.6.2020），該說明為栗拙山於一九九七年六月所寫。當然，最核心的問題無非是此處所謂“sūtra”（參 Dilipkumar Mohanta 著 *Debate over Doubt between Gautama and Nāgārjuna* [收錄於 Desh Raj Sirswal 主編 *Reconsidering Classical Indian Thoughts* (Pehowa (Kurukshetra): Centre for Positive Philosophy and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, 2011) 第 9-15 頁] 第 9-10 頁) 跟佛經的「修多羅」（“sūtra”）形同，卻意義迥別。
- 24· 見《印度佛教思想史講義》（<<https://mebou.org/upload/handout/17081611585563382240.pdf>>, 16.6.2020）第 53 頁。
- 25· 此處注明的日期“2002/9/16”與該書封面、目次所指出的時間範圍不符。
- 26· 參見《〈中觀今論〉講義》（<http://www2.budaedu.org/newGhosa/C038/T033M/ref/T033M_13.pdf>, 16.6.2020）第 61-62 頁。
- 27· 見釋厚觀在福嚴推廣教育班第 11 期（《中觀今論》）的《第二章 龍樹及其論典·第一節 樹龍
- 樹論略說（p.13～p.17）》（<http://media.lwdh.org.tw/pdf/fuyan/zgjl/zgjl_A/02zgjl_02.pdf>, 19.7.2020）第 19-20 頁。
- 28· 同上，第 19 頁第 3 注。
- 29· 見釋大雲編《〈中觀論頌講記〉·〈懸論〉》（p.1～p.46）》（<http://www2.budaedu.org/newGhosa/C038/T038U/ref/T038U_13.pdf>, 16.6.2020）第 1-2 頁。
- 30· 分別見釋厚觀《〈空之探究〉簡介》（<<http://www.tyba.org.tw/download/20090820.pdf>>, 16.6.2020）第 12 頁。
- 31· 見釋厚觀注福嚴推廣教育班第 26 期（《中觀今論》）的《第四章 中道之方法論·第二節 因明與中觀》（pp.43-52）第 70-71 頁。
- 32· 釋厚觀主編《中觀今論講義》（新竹縣竹北市，財團法人印順文教基金會，2014）的資料、立場也都一樣。
- 33· 有關此活動細節可參《印順導師思想巡迴講座暨座談會 2018》（<<https://www.fuyan.org.tw/yinshun-2018/index.htm>>,19.7.2020）。
- 34· 見圓波法師《〈空之探究〉第四章第一節～第四節》（<[https://www.fuyan.org.tw/yinshun-2018/C_第四章第一節～第四節\(圓波法師\).pdf](https://www.fuyan.org.tw/yinshun-2018/C_第四章第一節～第四節(圓波法師).pdf)>, 14.6.2020）C-6 頁。